

用笔尖刻画生命的深度

本版编辑整理：张琦

古时秦始皇穷其一生追求长生不老之仙丹，当今世人仍不懈寻求长寿秘方，中国人走过了历史上下五千年之久，却只在意生命的长度，而忽略了生命的深度。

当我们行走在名山大川之间，流连于小桥流水人家，感叹自然界万物生生不息之时，是否认真思考过我们活着的意义。当我们忙着应付一场场考试时，当我们尽心竭力为未来搭桥铺路时，当我们沉迷于网络游戏无法自拔时，我们甚至忘记了我们还活着。

也许我们应该舒缓自己浮躁的心灵，用心聆听心跳的声音，感受自己的气息，冥想生命的意义。

为活着而活

读罢《活着》，脑海中回荡着福贵的口中唱着的“少年去游荡，中年想掘藏，老年做和尚。”这样简单的几句话，唱出了他的一生。那声音随风飘远，一会儿就消失了，就如同福贵也和数千万的中国农民一样活着，他的身影淹没在茫茫人海中，一会儿也不见了。

作者余华以平凡的农民作为小说的第一视角，没有浮夸绚丽的藻藻，没有惺惺作态的假象，没有故作深沉的态度，以最朴素自然的语言向读者描述了一个中国农民的一生，告诉读者人是为活着而活，而不是为活着以外的理由而活。

在旁观者的眼中看来，福贵的一生是充满痛苦的。年少时期的他因为好赌而败光了家产，父亲郁郁而终，甚至连他的妻子也曾离开过他。他还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兵，连他母亲的最后一面也没见到。

中年的福贵更是经历了丧妻之痛、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心酸。到了老年的他失去了所有的家人，孑然一身，只有一头老黄牛为伴。老了的福贵却并不觉得自己的一生有多么悲惨，他看到了痛苦之外的欢乐。他的妻子始终对他坚贞如一，一双儿女乖巧听话，勤劳肯干。

他躲过了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，在土地改革中得到了珍贵的五亩田地，熬过了七年自然灾害，在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保全了性命。的确，福贵活在最动荡不安的年代，承受了一生的苦难，但他依然没有抱怨，为活着而活。

活到了现在，我也曾扪心自问“我为什么而活？”是为了金钱地位，还是为爱、为责任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，经济快速发展，许多人却迷失信仰。一些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来到繁华的大城市求学后，沉醉于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，早已忘记了最初的青云之志。

当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而活时，往往会在现实中迷失自己。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是为了金钱地位而活，没有承受苦难的能力，遇到一点挫折就自暴自弃，更没有乐观地对待世界。

并不是所有人活着都能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，像马云创立阿里巴巴，乔布斯发明苹果电脑。属于大多数人的只有平凡，我们都是另一个福贵，但这平凡的生活也有跌宕起伏。我们所能做的并不是一味的抵抗命运，抱怨痛苦，而是承受。只有承受住了万斤的重压，才能在艰难的命运中活出精彩。

《活着》只是告诉我们，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，还告诉我们在绝望和痛苦的重压下也依然可以生活，而非仅仅是生存。张琦（上海商学院）

两个屋场

庙埭河屋场在公路下。是歇息一会儿，喝茶的时候了。有三四人立即端着茶杯，站在院子下风口，仰起头，看我及我的摩托车，听马达声了。

这样的土公路，作坊村的人又称“毛狗子路”。一星期最多过一辆车。一月，一年，过的车也数得清。车屈指可数，他们便练就了根据车的马达声，听（是谁的）车的本领。

这是陌生的马达声。他们仰起的脖子拧住了。茶杯的水摇晃着。跟着头的方向，偏向一边，快慢过杯口了。近了，得仔细看看。毛狗子路上的每一辆车，都经过他们过目。从马达声、车的样子、骑车人一晃而过的背影，他们开始——在脑子里比照，检索。

也就这么几户人家了。谁的车呢。不可能是从这顺便路过的车。前面就是公路的尽头。前面没路了。一定是有人回村子了，回五组了。这儿是五组的地。

他们会不会很快认出：朝阳观胡家的三儿子回来了。

前几年，修五组这条土公路时，我们三兄弟老早都进城了，只余下年老的爸妈，还住在朝阳观。当时，这条毛狗子路怎么修，也不可能修到仰头才能看到的山顶。山顶就是父母居住的朝阳观。动工时，父亲以彩礼的形式——一个1000元的红包，硬是塞

给了组长：“出点钱，儿子们到时开车回来，从这条路上经过时，大大方方的，多好。”父亲那时远没想到，等儿子们开车回来时，他早已不在朝阳观，不在五组了。他也撇掉所有，住进了门口就是大马路的县城。

好多事，都是远远想不到的。包括作坊村的事。五组的事。朝阳观的事。只是，人都搬走了，又不是过年走亲戚时分，胡兴法怎么回来了。他们摇头，看不懂。

回去，喝杯中的茶。随便议论几句。一个屋场，过路的人太少。随便一个路人，足够他们就着茶，说上半天了。

车过了一条小沟，就是周树的家。土公路延伸到他家的道场，戛然而止。我将车骑到他家的屋檐下，锁好。下车，立在他家的道场上，看周树家所在的丁家屋场。这是五组的另一屋场。整个屋场在春日的大白天睡熟了。多静的屋场。没谁醒来，耕种、说话、放屁、打嗝了。连鸡鸣声也藏起来，狗叫声也噤住了。或许鸡早就没了。狗也懒得养了。人都走得差不多了。屋场早已破败。将就着吧，什么都没心思做了。一个破败的屋场，盛不下一声鸡鸣，装不住一声狗吠。

怎么可以这样呢。这么美好的春日，整个丁家屋场总还得留下几个人啊。播种。繁衍。喂猪。说话。调情。吃饭……这至少也是上百年的老屋场了。山水依旧。路也就多了条毛狗子路。人丁本应兴旺，像春日的种子，播下一把，收上几筐。

相反的是，什么都越来越少了。我站在道场，“呃呃”了两声，没一人应答我。不远处的地里，稀稀地冒出几缕烧火粪的烟。屋场里还有风。风在动，烟才摇。

有烟就有人。“人烟”嘛。是啊，在我们举家搬走的一个春天，偌大一个屋场，不可能与我们一样，也相跟着全部离开。

我明白，一个屋场，一个村子的消失是很快的事。可总有一些东西，一下子是不搬不动的。比如年迈的老人。比如一个屋场的那几十间房。比如一些心事。

村子再破，屋场再旧，地再荒芜，人在这儿活了几十年，总会留恋上几件东西的。林子里那几棵直直的松树。门前那块磨弯了背的磨刀石。一把握顺了手的镰刀。一只听话的母猫。沟对面好过的情人。长长的地里最后的一茬庄稼。飘过屋顶的那几朵白云……

没什么留恋的，生命就会变成可有可无的事。人活着就没啥意思了。能留住一个人的，并不是什么大事。

胡兴法



征稿启事

未名园接受长期投稿，校园感悟、行旅感思、生活随笔、连载小说……一叶一菩提，一笔一世界。只要你热爱书写，热爱文字，热爱生活，就投稿给我们吧。字数要求在800字以上（诗歌字数随意），主题不限，体裁自拟。一经刊用，即付稿酬。所有来稿要求原创，一律注明要投稿的报纸版面+题目（例如：未名园+故乡的月亮），来稿者注明个人信息：姓名、地址（寝室具体到楼栋号和寝室门牌号）、邮编、电话、邮箱。报社邮费通过邮政渠道寄出，不必留下银行卡号。稿件文字请勿放在附件中，在邮件视图下呈现即可。来稿请寄：ourhudongban@sina.com

